

李泰伯先生文集

711.114
54026

李泰伯先生文集

盱江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八

寄上富樞密書

慶曆四年六月四日應茂才異等科李觀謹西望再拜奉
書樞密諫議明公閣下伏以天時否結海內煩費力支王
業屬在賢人況樞密攬軍國之權明公通古今之道才位
相稱功德可圖此有志之士所以願忠於僕人也觀江淮
人請言南方事當今天下根本在於江淮天下無江淮不
能以足用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爲國何者汴口之入歲常
數百萬斛金錢布帛百物之備不可勝計而度支經費尚
聞有關是天下無江淮不能以足用也吳楚之地方數千

里耕有餘食織有餘衣工有餘材商有餘貨鑄山煮海財
用何窮水行陸走饋運而去而不聞有一物由北來者是
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爲國也萬一有變得不爲廟堂之憂
而奸雄之幸乎議者多輕東南謂爲怯弱而不知爲官軍
則怯爲亂賊則勇矣今之卒伍例非勁健必也少有材力
自己別營衣食安肯涅墨而就拘哉惟無聊之人填壑是
懼不得已而爲之耳謂之怯也不亦宜乎若夫驍悍之資
狡猾之性因緣怨憤過有覬覦則安知其無勇也世俗但
見藝祖貳之之易而謂事勢常狀殊不知以我宋應天之
始乘李氏失政之餘殘殺忠臣熒惑群小兵叩城下猶未

知之而今而後焉得此愚暗之賊又焉得此神武之師乎
以治討亂尚難爲計以亂攻治將如之何曹公用兵不謂
不善而不能以一矢加於孫權者非特山川之險亦以馬
超韓遂在關西故也今之輟耕塋上豈無鴻鵠之志者朕
且伏而未起有所待也不幸一旦邊鄙戒嚴而荆楊乘釁
廟堂之上何以謀之長淮大江壅其前西戎北虜猾其後
畏首畏尾力屈貨殫當是之時雖周公爲相太公爲將恐
無及也幸今無事何不早爲之所三四年前閱人爲弓手
鄉閭之內驚擾百端曾未幾時已聞停廢而募諸宣毅繼
以土軍聖朝用心小子何見朕以意諭之弓手雖無恥而

宣毅土軍又不如弓手遠矣豈惟無益且又害焉昔者之
籍弓手也自成丁以上皆守令親擇之稍有強壯悉無逃
匿彼宣毅土軍既曰募人須從所願當職之吏務登其數
雖其驚怯亦預收錄此一不如也夫弓手本乃良民徭於
公上或田園富厚或骨肉衆多自重其身不爲罪惡彼黥
額之徒率多無賴階於窮困旋置妻孥一動其心復何所
顧此二不如也夫弓手訓練有時團結有處散歸廬井無
預廩給彼宣毅之名殆十餘萬一歲之費無慮三百萬矣
加之土軍未知其籍是耽無用之人爲匱財之本此三不
如也觀其罷輒之容動皆兀笑驕盈之氣已欲陵人雖無武功

自謂禁旅若王將無惠失於撫循奸回矯詔卒然起發因
其怨心讐以訛言不出城闔自爲蜚賊未可知矣此所謂
言怕無益且有害也朝廷徒見名籍之夥且聞講習之勤
謂爲有備蓋未之思矣夫用兵之道豈特武藝而已哉先
在治其心次可用其力昔晉文公始人而教其民二年欲
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又曰
案而祀於是大蒐以崇之祀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故能一戰而霸
後雖不及猶有吳起吮疽而戰不旋踵李廣與士卒共飲
食而愛樂爲用上下相得豈徒狀哉今之守郡監兵職爲
將帥奉行邦典豈敢他言恩意不通跣人而已立尸之地

何以使之矧將帥之材在乎奇偉而今所謂良吏者小心
畏忌之士耳彼欲管人數十猶顧文法捉筆不敢斷而望
其一步百變赴死而歸何可得也嗟乎既往不咎來者可
追宣毅土軍聚之已久誠不可去朕宜於不可去之中刪
其尤無用者降隸于廂既減資糧且寔役使其存者則析
其部伍易地而居名之駐泊離其黨則無構扇之奸去其
細則爲興發之漸假使稍供差遣以代舊之屯駐屯駐者
又遷故郡則廂軍可省招收矣此亦防患之微意而節用
之一端也其於章示武威備禦他盜無勞益衆惟在選賢
商周不敵自古朕矣何不於朝野之間舉守郡監兵之職

勿拘資級務取英才至如荆潭楊壽昇洪杭福廣桂諸
宜命大臣爲之節制重其操柄許以便宜辟召蒙傑各
計策淹之歲月庶可鎮安若謂假以威權事當疑阻則小
白重耳非無土地陳勝吳廣豈是侯王或以霸王而尊則
室或以匹夫而亡秦族逆順之心豈皆形勢使然也況今
貳歛之煩數倍常法旱災之作絕異曩時民力罷羸
怨造形而悟其可忽諸明公受國厚恩爲世賢輔解
易調正在此時謀人之軍師邦邑苟有危敗是誰過歟
自惟迂闊之流寔無榮祿之望但恨養生之地僻在一方
憧憧衆人無可與計事者常恐小才爲累白刃相臨守死

則無名脅從則有罪所以夙夜憂懼寢食弗皇不知我者
謂我何也語有之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瀝血書辭敢
告執事幸而惟慍之壽不舍庶人之議毆我元元踣於仁
壽則覲也得保首領以沒受賜多矣所著慶曆民言三十
篇謹錄上獻伏惟少賜觀覽仰犯鈞台豈勝慚懼不宜

寄上富相公書

至和二年八月十九日將仕郎試太學助教李覲謹西望
再拜奉書集賢相公閣下鄉者相公偃息于外十有一年
天下之士憤懣者無所吐天下之民窮苦者無所懇宗廟
有神社稷有靈佑落聖心廓朕日出擯讒說九地之底登

舊德於赤天之上含氣之類孰不相慶千萬世千萬世
甚議者曰賢人當位矣恢儒服古此其時矣觀以爲不
周公相成王必先有計於管蔡商奄而後制禮作樂孔子
爲魯司寇亦且殺少正卯會夾谷以懼齊侯取汶陽田未
聞區區以文字爲先何哉緩急之節狀也今之大患患在
夷狄士大夫之耳目屬于相公久矣謂排難解紛不在他
人才如斯位如斯籌深策遠盖非小子所能窺也若夫禍
以忽而生勢以激而動亦不可不知朝廷憂西北而不憂
東南無寇賊之備是所謂忽也用力於西北則勢不救東
南生姦雄之心是所謂激也竊恐燕趙有舉烽之變則荆

揚無安堵之氓其曰無備者非兵非食官不得人之謂也
今之取才既不盡善而南國卑薄隔以江湖朝士亦不欲
來比於四方最爲少人近者儂智高之亂足以觀之矣智
高之起於邕也非若鬼神出自恍惚盖有萌漸可見人矣
言之而王者如不聞及其至於廣也非有羽翼降自空虛
盖已旬月之行衆欲距之而王者閉門之不暇遂使百越
之地千里無煙積尸成山流血成川非他也官不得人之
弊也凡今任官貴在科名彼嶺南郡守不知幾人非但無
功又不能死惟趙師旦曹觀以節義自顯夫二人者皆無
出身孔宗旦以負謗之故謫錄于邕事未起而言言不用

而死夫人豈有科名哉凡今用法小過不宥而大刑不行
小過不宥故跣弛者廢大刑不行故首鼠者安嶺南之衆
或不備不虞或偷生惜死而不聞有伏鈇鑕者以不忍之
政馭無恥之人如乘駑駘而舍鞭策欲其致遠何可得哉
所幸智高暨子本無遠畧如使匹馬尺鐵踰嶺而北則江
表生靈已魚肉矣當是時數百千里之中無一人可與計
事者或云修城池或云教士卒祇以行破公文何曾得似
兒戲令人見之不覺大笑賊若能來誰有今日相公非常
之人固不爲常人之事見幾而作今也其時若謂才之難
得道在馴致則凡守大藩如古方伯連帥者且宜慎東每

十數郡得一俊傑以臨制之亦足以有爲矣如此雖大駕
登單于臺元帥勒燕然山無南顧之勞擾况當平世誰敢
動哉觀慶曆四年嘗以書言南方事必達左右矣後二年
作長江賦欲干衡室之聽而無路以通謹錄一本塵玷台
座草茅之愚行年四十有奇一事不成百病俱發未知餘
年有幾惟未死間不逢賊亂是所願也故復咄囁上瀆尊
威伏惟哀其狂而寬其罪不宣

寄上孫安撫書

皇佑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丁憂人李觀謹再拜奉書安撫
密學諫議節下觀病臥草中聞朝廷委節下一方之事

驚載而下泣下嗟乎自嶺表有變數千里間大經而
而未見有左右前後之臣負大名於天下者一來鎮撫
疑江湖之民獲罪上帝不復得爲周家草木在行葦之詩
矣今也傳言節下當來有如司命仙官將白天降荒陬士
女罕識貴人賢人孰知所以來之旨愚心耿耿寔異於衆
輒緣漆室憂魯之義願有以控告不幸酷罰在身未經祥
禪請見則非禮寄書則不恭日夜惟思罔知所措忽覩榜
示令實封齋來何幸如之然而開設數路許以酬賞苟應
募而言是傭徒鬻賣之道高潔之士得不唾其面哉退又
念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安得避干賞之嫌沮願忠之意

由此奮發節下試聽之嗟乎今之天下何其少人哉人材
高下未敢輕量若夫至公至忠圖國忘身者誠不易得凡
居位者何異一曹司但行文書不責事實但求免罪不問
成功前後相推上下相蔽事到今日猶不知非昔西戎叛
時數年間天下之民破骨出髓而不能取元昊一塊土今
南蠻又叛數月間江湖之人拆衣賣絮而智高方擁美女
在珠玉堆中座耳何者十羊九牧朝令夕改作無益以害
有益故也彼智高者豈英雄哉打劫之尤者耳愚嘗謂彼
失於久而我失於速彼若能速廣東非我有也我若能久
彼焉得跳梁若是哉何謂彼失於久當其自邇而來所過

諸郡哭如破竹若能因其倉庫撫其民人分智同惡合聚
亡命以守之避寔攻虛直趨英韶南雄以扼大庾使江南
之兵不得過雖廣西兵來而東踣之勢已盛則五羊孤城
仲子怯師囊橐中物耳舍此不爲而爲持久之計豈有人
作賊深入主國無饋糧無外援而可頓於堅城之下連月
不去以待王師之來哉此所謂彼失於久也何謂我失於
速當賊在五羊城下時王師幸得到英州若能分兵屯守
要害堅壁清野以待之彼將何如梁孝王天子毋弟周亞
夫尚不可收況廣州仲簡何足可惜彼求戰則不聽欲走
則無踣糧食當有限寶貨豈可罄越月踰時自當乾死况